

目 录

何成浚的历史点滴·····	李猿公 (1)
我对何成浚的回顾·····	华觉明 (5)
我对何雪竹先生性格的点滴了解·····	徐复观 (18)
“和平将军”何成浚先生·····	胡 实 (20)
何成浚的二三事·····	厉尔康 (24)
何成浚与“杂牌军队”·····	汪世鏊 (32)
夏斗寅其人·····	包惠僧 (36)
夏斗寅事略·····	华觉明 (42)
我所知道的夏斗寅·····	蓝文蔚 (51)
我的父亲夏斗寅·····	夏德根 (58)
我对夏斗寅的点滴了解·····	王中兴 (62)
我所知道的杨永泰·····	韩玉辰 (66)
我所知道杨永泰被刺的一鳞半爪·····	高鹤飞 (74)
杨永泰鄂的一斑·····	许士奇 (79)
关于杨永泰被刺之谜·····	陈有光 (83)
我们对万耀煌生平的回忆·····	王亚翘 兰香山 (92)
忆万武健先生二三事·····	刘先云 (111)
忆舅丈万耀煌先生·····	潘光建 (114)
我所知道万耀煌点滴·····	王楷元 (119)

万耀煌在成都军校·····	夏定夷(122)
万耀煌生平事略·····	李志新(128)
张笃伦生平概述·····	于翔麟(132)
张笃伦在重庆的岁月·····	陈兰荪(134)
张笃伦其人其事·····	李世鹏(153)
张笃伦在南城·····	颜立城 傅学说(158)
刘文岛先生传略·····	刘孟瑶(160)
悼刘尘苏(文岛)先生·····	万耀煌(173)
刘文岛与何成浚在湖北的争斗·····	李邦勋(178)
民国第一任大使刘文岛·····	裴可权(180)
我所知道的吴国桢·····	吴水平(182)
吴国桢先生为政二三事·····	徐福钟(201)
国大吴国桢·····	江 南(207)
敬悼吴国桢先生·····	江 南(213)

何成浚的历史点滴

李猿公

何成浚又名雪竹，湖北随县厉山镇人。何成浚的父亲何祥兆虽然目不识丁，然喜爱读书人，特别是尊师重道，把先生安排在家里，先生早晚茶水饮食，铺床叠被都是他亲自伺候，不假手他人，天天如是，长年如是。先生亦对他有了认识，对教学督促益厉。所以他的3个儿子，长子华廷，次子明卿，3儿子何成浚，弟兄3人都成了秀才。

何成浚由于他家庭富有，过着优裕生活，没干过劳动人民的事情。他年幼读书，曾受业于安居镇李霞轩先生，在科举中他是第一名秀才。他做秀才之后，就到武昌住经心书院，由书院又派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他住书院和被派留学，全赖他的沔阳老师孟寿慈的教导和吹嘘之力。

何成浚在留学士官时期，就加入了同盟会，结识了孙中山，与当时在日本的原经心书院前期同学黄兴的关系较为密切。

何成浚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他就向他父亲何祥兆要求，每年要供给他革命活动费5000元，只许多，不许少。只要他开口要多少，他父亲无不照数给他。他就拿着这一笔钱在上海干革命活动，与同盟会的人朝夕接触，同时，也靠着这一笔钱过他的奢侈生活。对于金钱他从不吝惜，他和朋友往还，只要有他在一起，总是尽他手的钱先用光，颇有“小孟尝”之风。他一生最重友谊，极肯帮助朋友。

在辛亥革命南京政府成立时，何成浚没有得到什么显耀职务，（任的职务名称忘记了）到了黄兴做了南京留守府留守大员，他就做了留守府的副官长，这时候袁世凯极力设法拉拢黄兴，曾见黄致他的私函中有袁世凯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并闻同时袁世凯也曾来拉拢他，并送他一个银行折子，叫他随意支用，但是他一个钱都没有支取，将原折退还了。黄兴死后，他就跟着孙中山，孙中山也颇重视他。孙中山死后，他就和蒋介石合作，一直到解放前夕，他就逃到香港去了。

何成浚和蒋介石都是日本留学士官生，又同时是同盟会的会员，当然原是认识的。他们回国了以后，经常住在上海，两人因兴趣、爱好相投，关系就更加亲密了；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何成浚得到一系列的重要军政职务，（如国民政府主席侍从武官长、行营主任、绥靖主任、省主席等）这是他和蒋介石在上海这一段因缘关系是分不开的。嗣后在西安事变时，宋子文等希望何成浚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他托词自己物望不够，并且在局势动荡时期，武汉地位重要，他不能轻易离开，竟不肯去；但他在这时候却陪同徐源泉到南京为徐运动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和蒋介石的关系由此而渐渐疏远起来了，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何成浚仅做一个军法总监，并没担任其他军政要职，这并非偶然的。在抗战结束之后，他回湖北来做参议会的议长，这完全是何为自己下台所选择的路。

当抗战结束之时，何成浚知道了蒋介石要打内战，仍要利用军法总监部做镇压人民工具之一，他说：“我就不替你为打内战来杀人。”于是闭门自写了一道呈文，请撤销军法总监部，将军法业务归还军政部设军法司，辞旨非常坚决，结果得到蒋介石的许可。这并不是说何成浚不愿蒋介石打内战，对人民革命事业有什么认识。因为他自和蒋介石疏远后，任军法总监将近7年之久，一直没有给他其他的军政要职，他认为照旧干下去，于自己

也无什么好处，不如藉此离开，另走别的门路，较于自己有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做省参议长时期，曾对所亲近的商人们说：“我在国民党，譬如破庙的住僧，庙住残了，只好守着这个破庙，过此残生，生活费如果不够，随时可以向商界老友借用。”就他的说法，就可说明他的思想中认为蒋介石还可苟延残喘下去，对于人民的力量没有一点认识。

在抗战期间，何应钦在武汉行营曾向汉口商会募集了一笔抗战经费，除用掉外，尚余50多万元交给何成浚，并说明这笔款项怎样处理。何成浚接到这笔款项后，就退还汉口商会。总商会负责人对他说：“这笔款子系由各商户零星募集而来，根本上不要政府退还，总商会也无法退还各商户，你留在手里作别的开支吧。”何成浚坚持不肯，完全退还了。在重庆时，何成浚曾以港币3万元加入大通公司作股金，他在军法总监任内，靠着这笔股款息金维持其私人家庭生活费用。听说这3万元港币，是在武汉撤退时，武汉大商人们送与他的。

何成浚在抗战前历任军政要职，因没在一起共事，他的所作所为，干的一些活动，不得其详。回忆在军法总监部时期，有几椿事可以提出来说一说：

四川教育厅长杨廉因贪污嫌疑，按照当时惩治贪污条例的规定，他所犯的最高刑度也不过是无期徒刑，决没有处以极刑的理由。蒋介石决心要杀杨廉，何成浚一再据法力争，其结果遭到蒋介石对何成浚的不满，“你不听我话，要军法总监何用？”何成浚本想反驳他：“你要杀人就杀人，何必要设军法总监？”但是这句话何成浚始终不敢说出口，结果还是按照蒋介石意旨把杨廉杀了。此其一。

重庆中央银行信托公司秘书某：（忘其名）利用国家资金走私，贪图暴利，发国难财，人赃俱获，在审判进行中，知道了这位秘书某不是本案主谋，主谋是孔祥熙。但是何成浚始终不敢传

讯孔祥熙，结果这位秘书某被处了死刑。秘书某临刑前递了一个条子给法官，上面写着：“我代人受过，请转告家姊。”此其二。

梁山机场空军司令（似为林时良）贻误军机，致使梁山机场所停的飞机遭受重大损失，被逮法办。何成浚竟受了有力者的请托，徇情轻办了事。此其三。

我对何成浚的回顾

华觉明

一、夏斗寅与何成浚争夺湖北省主席

1931年7月，武汉发生严重水灾，为近百年所未有。同时豫鄂皖边区徐向前将军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鄂东北地区深得民心，进展神速，武汉岌岌可危。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虽是驻鄂绥靖主任何成浚的部属，但由于夏在“四一二”清党时期曾对鄂皖边区革命的进步组织及进步人士尽力摧残，于是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因此夏就设法勾结鄂籍原国会议员韩玉辰、高重远等，对何成浚“防水不力”、“绥靖无功”两事大肆攻击，又指使老同盟会员刘维新赴京遍发传单，宣布何的“罪状”。同时，在南京的鄂籍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平日对何亦不满，遥为内应。夏的目的是夺取何成浚的湖北省政府主席职位。何察觉夏之意图后，立即迭电向蒋辞职。蒋复电嘱何到京一谈。是时正值南京是蒋汪合作时期，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对何亦有夙怨，主张以夏继何为省主席。何到京后，蒋先面加慰留，继因辞意颇坚，就叫何就鄂籍军政人员中推荐；蒋内心以为何必推荐夏斗寅。而何偏举徐源泉、方本仁、朱怀冰等人；而对夏一字不提。蒋问夏斗寅如何？何答：“也可以，我无成见。”蒋又问武汉警备司令以何人替夏为宜？何答现任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叶蓬适当，蒋对此首肯，遂即照此决定送交行政院，提请中政会通过发表。

关于湖北省政府的组成，何、夏事前面洽，不要孔庚加入，

但因汪精卫力荐，夏不敢拒。因此在武汉政府时代，孔庚曾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孔汪关系密切，在1931年北京扩大会议上，孔曾为汪大卖力气；所以夏不得不给孔一个位置，以安其心。

夏斗寅的省府主席及厅、委名单发表后，武汉商会以孔庚、李书城都是武汉政府时代的湖北省府委员兼厅长，颇不融洽；电京拒绝孔、李到职。李书城当时住在北平，遥电何成浚说，我“惟兄的马首是瞻”，何复电欢迎并说：“商会对你的误会当为解释。”商会与孔庚的芥蒂，亦由张笃伦、华觉明托何向商会主席贺衡夫疏通，在何的首肯下，于是夏的省府就正式组成。

夏信堪舆，谓旧省府办公址，风水太坏，干不长久。就迁移在胭脂山旧巡警道署，说该地与他的八字相合，可干9年，结果不到9个月就垮了。

此外，还有4事证明何夏当时斗争激烈情形：

（一）有王伯衡本是夏的二太太的弟弟，由夏保送到黄埔军校后期毕业，作为老河口公安局长，卸职后由夏介绍给何，委以驻鄂绥靖公署交际副官，夏用意是侦察何对他的意向，但王因发觉妻子与夏的关系不够正常，恨夏入骨；反把夏钻营省主席及反何动作随时向何密告。有一天王忽然失踪，何派副官处严查，得报在武昌阳逻镇江面上浮有王的尸体。经检验是生前被人勒死，抛在江中的。何疑是夏派人所为，因无确实证据，无法根究。

（二）何的省府民政厅长朱怀冰，曾任夏的军部参谋长，耍两面手法，对何说夏不对，对夏说何不然；并迭向何说，夏如作主席，我不与他合作，决辞民政厅长。何说，你不干民政厅，就在绥署作参谋长。后来夏作了主席，朱的民政厅职权更扩大，干得更更有劲，与夏并没一天不合作。

（三）当夏酝酿搞省主席尚未成熟时，怕何反对，曾在汉口太平洋饭店大请客，席间喝酒逾量，席毕向何说，“我是您老的旧部，素来是拥护您的，现在有人造谣，说我反对您，还说您老

要搞主席做，真是挑拨离间。”何站起身来，且行且答说：“没有这些话，你不必听。”何走出饭店后，何的办公厅主任陈光组向夏解释说：“没有这些谣言，你不要误会。”夏说：“就是你造的！”言毕要举手打陈，经叶蓬上前拦阻，说：“司令酒喝多了，醉了。”向陈道歉了事。

（四）夏正式就主席职后，对何的交代百般挑剔，没有找出漏洞，夏依照张难先的主张，对于刘文清偷把公款放在川江龙烟管店吞吃利息案，亦盘查不休，但此案已由前任秘书长华某发觉并查办，因此查了数月，也未查出新的名堂来。

不多久，夏辞了省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委，把他挤掉了，他又向何哭泣说，先前叫我带兵，后又叫我主政，现在军政都不要我，连个空头中央监委，亦不给予，真正寒心。何又为夏亲找组织部长陈立夫及蒋，把夏的名字加上了。

1932年徐源泉部的师长张炎生，在鄂西惨败，张本人被工农红军生擒去了，陕军师长岳维峻部在孝感地区被工农红军彻底歼灭，岳本人受到人民镇压。何成浚也因此一夕数惊，蒋见武汉形势愈趋愈坏，特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杨永泰为秘书长，钱大钧为参谋长，张学良主持军事，杨永泰主持政事，另派张群、张难先等为党政监察委员。张群问蒋，总部先设到何处？蒋说，先到蚌埠。张说，以先到武汉为好。蒋说，武汉不是有雪竹（何成浚）在那里吗？张群说，他那样搞法，武汉恐保不住。蒋乃决定把三省剿“匪”总部设驻武昌，并亲到武昌督促部署。

当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多为C.C.分子，他们认为夏斗寅识字寥寥，不配作主席，与夏时起磨擦。夏斗寅也因省府对驻鄂绥靖主任公署要用呈文，亦不甘心，认为省党部对他不好是何主使，又秘密联络湖北旧国会议员韩玉辰等组织召开“清乡会

议”，专门与夏署为难，何当然对夏不满，因此夏常向蒋诉苦。有一天，夏跪在蒋面前，说何压迫他，跪着不起。而省党部几个委员亦以夏措置乖戾，尽量非难。蒋很烦恼，在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会上对夏何之间的磨擦大发雷霆，说以前北洋军阀统治湖北，湖北人不敢说话；现在中央把湖北交给湖北人自治，又互相倾轧，争吵不休，难怪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省府主席无知，省党部委员更无耻。”这一席话把省府主席及省党部委员骂的难堪，当然怨气冲天。蒋事后亦知自己粗暴失言，叫宋美龄出来招待茶会，解释一番了事。

过几天，杨永泰忽打电话给夏斗寅，说你那个省政设计委员会，是根据何项法令组织的，已否呈报中央核准？夏期期没有说出理由，杨说你赶快撤销吧！这是总司令意思，你要注意。在这样情势之下，夏不得不自行辞职，蒋即调夏为三省总部总参议，旋调为重庆行营总参议，另由国府命令发表张群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二、新政学系包揽鄂政与杨永泰被刺

旧政学系首领为岑春煊，李根源是该系承先启后的桥梁，1917年李作北京农商总长，张群曾在该部挂名拿钱。此外，黄郛、张耀曾（谔西）、杨永泰、李肇甫等都是该系著名人物。起先他们是主张联省自治的。1916年讨袁之役，岑春煊曾在桂林组织军政府，设7总裁制，岑为首席总裁，章士钊为秘书长，张群为副官长，杨永泰原为旧国会参议院议员。吴佩孚所谓衡阳回师，搞垮徐世昌，恢复旧国会时，杨曾一度竞选参议院议长，没有成功。国会解散后，杨退居上海。1929年，张继任上海市市长，杨与张往返甚密，杨对当时国事建议很多，经张转达蒋介石后，蒋很嘉纳，聘为高等顾问，编遣会议是杨的腹中计。1931年，孙科联络广东军阀陈济棠等5将领，在汉口发出的讨孙科“冬电”（8

月2日)是杨永泰起草,原电长达万言,措词尖锐,并说总理在日,已深知孙科不肖,骂得孙科体无完肤。孙科的再造运动,大受影响,旋即垮台。从此杨永泰成了蒋的幕中重要角色。而新政学系,就因縁而生。所谓新政学系,是意气相投的朋友精神上的结合,并无组织形式,当时参加这个结合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安徽主席刘镇华,中政会秘书长张群,江西主席熊式辉,内政部长蒋作宾及黄绍竑,经济部长吴鼎昌,交通部长张嘉璈,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亦与该系接近,为该系推重。他们的策略是:遵守法令,拥护领袖,联络中层,控制下层。张群主鄂政时的秘书长卢铸,民政厅长孟广澎,建设厅长刘寿明都熟悉法令,善于拟办公文,也都是该系中层健将。邓汉祥在成都曾向张群了解政学系组织内容,张群说:“没有什么组织”,但也不否认该系的结合。此外,该系隐隐之中以杨永泰为第一位,张群为第二位。他两人总有一人守在蒋的身边,以便内外策应。

张群主持湖北省政府两年多,蒋准他月支特别费1至3万元,其政治主要措施是训练县长、乡镇长及保甲人员,厉行保甲制度等。张与何成浚是老朋友,见面即说笑话,但中间因四川问题,何助刘湘,张拥刘文辉,张对何说,四川之事,雪竹何必要管?何说,我何尝要管,代表们要我转转电报,无法推脱。因此双方意见有了分歧。但张群圆滑,做主席时对于湖北省政问题,亦不时向何征询意见,如省府用南夔为省银行行长,行政专员用石毓灵、程汝怀、关麟书等人,都先商得何同意,表面上虽无特大的隔阂,但张群严禁部下渡江,说汉口藏垢纳污,不宜多去。何住汉口,对张的这一说法精神上颇受刺激。

1935年夏,日寇进逼华北愈趋紧张,蒋为保持他的所谓“和平未到最后时刻,决不放弃和平”的主张,特将素以亲日著名的张群调为外交部长。杨永泰继任湖北省主席。杨永泰以张群既调在蒋的身边,自可居中策应,与新政学系原定策略相合,遂欣然

赴任。到达武汉江边，适值武汉学生游行示威队伍集结江边，高举打倒政学系、拒绝杨永泰主鄂等旗帜。杨下船后，先到绥署，质问何成浚：“你有无制止学生游行的办法？我是不怕这一套的，如果你无办法，我有办法。”何说：“我正会同省市教育厅局长排解。”于是一面护送杨到省府，一面叫省市警察局会同教育界负责人员及学生家长把游行队伍半截半赶地解散了。

当游行队伍未解散前，蒋曾急电何成浚说：“武汉学生结队游行，拒杨到任，是省、市两党部委员杨锦昱等主使，着查明予以枪决。”何复电力为该委员等申辩。并说：“如要枪决，请自我始。”蒋以杨既安然到任，也就未加根究，此事总算告一段落。

杨主鄂政，仍沿着张群所定的军事与政治配合的方针，齐头并进，连张群的省府厅委班底也概未更动。

杨视事后，又在武昌大拆民房，推广街道，如中正路，张之洞路，胡林翼路和熊廷弼路都是杨亲自规划的。地方上有房产的阶层多方阻挠，杨一概不顾。同时又新建主席官邸，闹得异常。

1936年夏天，杨赴汉口德国领事的公宴。宴毕回武昌车至江边下车步行，突被一青年汉子连发3枪击毙。凶手随即就捕（官方始终没宣布刺客姓名）。蒋闻讯，电令武汉军政法各负责机关，会同组织军法会审，以驻鄂绥靖公署军法处长刘寿明主持其事，审讯日余，凶手供称：“来汉已久，跟踪杨永泰多次，因为他身边人多，未能下手。”始终不吐出主使人为谁，经多方盘诘，最后才说是“系中华革命党所派，给他的条子是刘芦隐所开”（中华革命党是当时秘密组织，由胡汉民在港领导，刘芦隐是胡的秘书长。）白崇禧与该党亦有关系，他们以暗杀政学系首要分子为目的，杨永泰其一，张群其二。前武汉警备司令叶蓬与此案也有嫌疑。刘芦隐逮捕后，经过审讯，判处无期徒刑。

杨死，湖北省主席出缺，国民政府依例派由民政厅长孟广澎

代理，但以省府合署办公的形式来说，秘书长帮助主席总揽全局，职权高于各厅长。卢铸原为省府秘书长，见此命令，顿表消极，托辞告假。孟广澎善于作官，就商何成浚转电国府以秘书长卢铸暂行代理主席。旋正式发表黄绍竑为湖北省主席。黄原是新政学系组织成员之一，视事以后，仅更换建设厅长一人，其余均是张群班底，原封未动。不到两月，黄调浙江省主席，鄂主席派由何成浚兼代。何既视事，卢铸谈及黄绍竑临行时曾借用公款5万元，何当电黄索还。黄不高兴，谓：“何太小气，跑不了。”几经催索，才如数归还。

三、何成浚与西安事变

西安发生“双十二事件”，武汉大为震动。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决定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军事，行政院长孔祥熙主持政事。何、孔以武汉重要，特电何成浚赴京协商有关湖北省府改组问题，何应钦、孔祥熙主张把何成浚的代理改为实授。何力辞，荐徐源泉代理，何、孔同意，当即电召徐来京协商厅委人选，已决定以林某为省府秘书长，桑怀冰为民政厅长，其余都有所更动。命令待发，适蒋由西安飞还南京，遂作罢论。

在蒋介石未释出前，何成浚曾电张学良严加诘责，责成张学良赶快保护蒋的安全，送还南京，以免自取灭亡。张复电说：“委员长在这里好，请来看看便知，借以面商一切。”何接电颇有去意。绥署参谋长杨揆一说：“杨宇霆和张那样的交情，尚被杀害；张是个翻脸不认人的角色，不可不慎。”湖北省会警察局长蔡孟坚愿随何赴西安。何考虑多时，终未成行，囑秘书刘亚平起草复张电云：“以委座（指蒋）的德望，尚被劫持，浚何人斯，能无顾虑。”这一电报把何在蒋集团的政治命运断送大半，复兴社主要分子用嘲笑的话语，叫他为“何人斯”。次日报载蒋鼎文已去西安，冯玉祥电复张学良允即西上，何已后悔莫及了。

四、陈诚利用三怪夺取湖北主席

当抗战已经全面爆发，南京尚未撤退时，蒋介石以长途电话询何成浚：“现在中央各机关将移武汉，我打算把湖北省政府加以改组，主席由你真除（注：真除是转正的意思，因何先是代理），以严立三为委员兼民政厅长，石瑛为委员兼建设厅长，张难先为委员兼财政厅长，潘宜之现在很好，以他为委员兼秘书长也适宜。不知你的意见如何？”何答：“我无意见，唯主席一职仍请委员长另选贤能。”蒋说不必推辞，潘宜之如不干秘书长，就以绥署参谋长杨揆一充任。杨现在是否肯看书？何答，他很爱看书。于是就这样决定，提交中政会通过发表。惟因孔祥熙主张保留原任财政厅长贾士毅，只给张难先一光杆委员，这个名单事前系由陈诚向蒋建议提出的。因严立三是第三党，北伐时代，陈诚做过严的团长，交情甚好。张难先、石瑛也在京与陈诚联系多次，陈诚原想把主席给严立三，怕湖北人反对，所以叫何做主席，为严立三打掩护。命令发表后，何同相委员、厅长、秘书长谈话，说我与诸位相处甚杂，极愿始终相维，但这样改组，非我本意，连我的名字，也是别人开出的，焉下有牢骚。未几，陈诚又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移驻武昌，严立三、张难先、石瑛天天上陈的衙门，何成浚的武汉行营就无事可办了。

关于检查敌侨物资及敌货问题，本为政府部门最肥最好的差事，各方皆垂涎三尺，原由武汉行营办理几天，何成浚见军政部已移武汉，就提出交军政部派人接管，何应钦欣然接受，派军政部高级职员梁某主持。梁视事后，胆大妄为，贪污甚大，陈诚公开谩骂并检举将梁某逮捕法办。此事遂即由陈诚总部接办。

对于省府，陈以何成浚“占着茅房不拉屎”，时有指责。并运用三怪作倒何的酝酿。但石瑛对何态度较好，持中立态度。他3人在省府会议席上步调相同，民厅严立三的提案多数通过，鲜

有否决。如有否决，他3人必同声主张复议。中间严立三曾提出救亡一案，大致由民政厅加紧训练一批青年学生分赴各县，组织义勇军与敌对抗；既无枪弹，又无服装，省府委员范熙绩说：

“这不是救亡，而是驱羊慰虎，请另提较好而有效的方案。”何成浚亦赞成范的意见，原案没有通过。严立三就此向何辞职，拂袖而去。张难先也说准备辞职。何说谁要辞职我都来呈。严立三去后，即向陈诚报告，次日晚间，何成浚又收到了蒋的侍从室交来的严立三鉴呈一件，内容略分三点：（一）省保安团队统由民政厅长指挥，关于各县组织义勇军抗敌救亡等事，统由民厅负责进行。（二）专员、县长任用奖惩，由民厅核定报主席备查，民厅对专员、县长得直接发布命令。（三）每月给民政厅长办公费3000元，以上3项蒋都批：照办。何成浚睹此情形，异常气愤，正拟函复蒋介石，何应钦即来调解。何应钦说：“人家说你，‘占着茅房不拉屎’，等急了，你就辞职好了。”何成浚听后就具呈辞主席职，并签请蒋撤销武汉行营。蒋均批照准。旋即以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调何成浚为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

五、抗日时武汉未实行焦土政策的原因

1938年10月，武汉未撤退之前，陈诚等均主张实行焦土抗战政策，也就是主张撤出时把武汉三镇烧光，以免资敌；蒋命何应钦召集紧急会议稍加研讨，席中何成浚发言最多，大致说抗战以来，三镇商民出钱出力贡献甚大，如把住宅烧光，使他们流离失所，实在对他们不起，烧不得。何说，我本人在武昌商会巷只有住房几间，此外在三镇中如查出另有一间房就请先烧我的；甘愿枪决，请你调查等等。一时争论不休。何应钦折衷地说：我们是抗战，我们胜利后还是要回来的，雪竹主张不烧的对；于是就以不烧决定向蒋报告。蒋亦同意，就严令军警负责人严守纪律，不得在撤走时放火，并且蒋是最后飞出武昌到长沙，后又飞回武汉

次，看看有无起火情事。

六、杂牌军闹的一场风波

1933年，长城战役吃紧，蒋派何成浚暂代保定行营主任，视事旬余，忽接汉口绥署参谋长杨揆一急电称：“此间有要事，立照回汉。”何向蒋呈明，当即飞回汉口，下机后，得悉是杂牌军各将领已举行集会，并已拟就致蒋的电报，内容是：蒋对自己直接领导的部队待遇特别优厚，歧视他们，所部饥寒交迫，补给毫无，个中情形，何主任知之最深，关怀最切，职等一致愿受何主任指挥，以后请蒋间接指挥。杂牌军师长张印相领衔，徐源泉、肖之楚等列名，请绥署拍发，由杨揆一扣留。何阅览电稿，大吃一惊，当向张说：“这种电报，破坏军事系统，等于宣布独立，是违犯法纪的，诸位爱我，而反害我，于君等更是不利，于士兵亦受影响。”因即委婉劝导，以抗日为主，勉忍艰巨，恤项补给自可随时申请发放，劝各返回防地；一场风波总算平息。其时军统特务密布，蒋已知之，后来张印相受到“剿匪不力”的严厉制裁。

七、何成浚两赴西安的内幕

1934年，徐向前将军率部经川北过南巴北上抗日，蒋命何成浚同陕西杨虎城部尾追袭击，何因此带参谋人员两赴西安，住了多时，杨在蒋、冯之战，受过何的指挥，致何文电，均自称“职”，因此他两人相处极为融洽。其时外间谣传，武昌成立“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驻鄂绥署即将裁撤，何将代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杨以为何过去对他极好，绝不会掠夺他的位置，何亦向杨诚恳地表示态度。不久，川东局势紧张，蒋又调何移驻鄂北，指挥肖之楚、张刚各部，与杨伟诚、田頌尧等部密切联系，完成防堵任务，因此何又在樊城设立行署，搞了半年，始

行回汉。

八、撤离武汉后的何成浚

抗日战争发生之初，何成浚想把徐源泉、肖之楚、郝孟龄各军及张刚师组成一个战区，移驻鄂北襄樊、郢阳等地方，由他指挥。何应钦为此向蒋提过，蒋未置可否。当时汉口也有何将任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传说，但关于抗日战争的部署，蒋多和陈诚商决。陈经常说何对杂牌将领过于迁就敷衍，难期振作，每想在抗日的旗帜下，打破杂牌的圈子，因此不同意何做战区长官。旋何被调任军法总监，把何所指挥的杂色军队东调西拨，徐源泉等极感不安，何亦灰心，对人谈话，有些牢骚。此外尚有二事为蒋、何距离日远的原因：

1、何的驻鄂绥靖公署参谋长杨揆一系日本士官五期毕业，以依附北洋军阀起家，搞搞官做，绝无民族意识。武汉撤守时，杨认为皇军无敌，抗战必败，企图逗留汉口，坐观风色。嗣后慑于军统特务放空气，说：“杨不赴渝，是想做汉奸，若再迟延西上，当以非常手段对付。”何成浚又一再面加警告，并为他在撤退的银行轮船上找着舱位，杨迫于情势，勉强成行。到渝以后，何签请任杨为第八战区军法分监，并向杨说：“八战区长官朱绍良是士官同学，你去必有照顾。”杨说：“现在有病，稍愈即来。”起居于重庆南岸，何随时派人往访。过了些时，忽得杨自河内信，说他遵医嘱，移地疗养，已搭李烈钧车到了河内。何甚疑之，仍电促返重庆，杳无后音。未几，得杨自上海来信说：“今后决定留申卖字为生（杨书法很不错），不问政治。”不久，何得情报，杨已为周佛海、叶蓬勾引作了日伪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了。何甚震怒，一面向蒋、白陈失察，自请议处；一面分电旧日同事将领及部属，痛骂杨认贼作父，禽兽不如，应共同严绳法办。何成浚原欲以此表明心迹，而陈诚一派藉此更肆攻击。同时何任